



谈艺录

山水画作为一个独立的中国画种,在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述系统,从元代开始,山水画逐渐告别对山的体势审美为主的水画表意系统,而转向以书法笔线为主体,水墨渲染为辅的抒写体系。这种线条至上、笔触在画论中作为指导原则的前提,变得与书论相似,这种审美的单一性成为中国山水画的主流特征。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言:“不见笔踪,故不谓画。如山水家有泼墨,亦不谓画。”

清代画僧石涛的“一画论”作为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意识萌芽状态的理论,是除了西学东渐外现代性滥觞的另一个东方思想源头。虽然其审美视域并没有脱离以皴法为主体的审美窠臼,但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石涛的出现,还是打破了以董其昌及其弟子一统画坛的格局。虽然“无法为至法”的思想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并没有超越传统山水画表意的体系,但对当时画坛的贡献可想而知。这种认知的矛盾性与错位也是当代中国山水画面面对的主要问题。

近代黄宾虹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传统以皴法为宗的山水画写意系统的崩塌,代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笔墨华章时代的到来。如果说石涛为中国山水画现代性发展提供了一种思想源头,那么黄宾虹式的以笔墨形式重构艺术的方式标志着一种更加自由,为更具东方审美现代性的某种展开提供了可能性。这种极具东方生命精神样式的确立,标志着一个极具独创性、个性化时代的到

董国金的山水画审美观

◎萧联强

来。当代山水画创作基本方向就是在借鉴传统文本基础上,进行另一种具有东方性灵的心象图式特征的想象,另外努力开拓非线性特征的表征话语,拓展具有东方审美特征的水墨方式。

德国汉学家、艺术史家雷德侯曾从模件系统的视角出发来分析中国艺术。他强调这种观念与中国人的独特思维相关。当中国古典艺术的“模件体系”一旦成为能够“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时,它只需要通过微调便可以产生模件系统下的改进。这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即对于激烈的“西式创造性”的抗拒。这种行为乃至行为方式降低了单次解决问题的成本,但长久以后也会造成整个体系的僵化。这时,一种提倡“破坏性”的西式创新精神对我们而言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董国金的山水创作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这位出身高密书香门第,山东艺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对传统山水画范式和审美有深刻理解的山水画家认为,“以传统山水精神为宗,用相应图式表达现代语境完成当代转化”,他强调笔墨的重要性,认为“承传传统笔墨与山水精神才应是我们所追求的。笔墨是中国画的基本语言,舍笔墨而言画,与中国画的概念渐行渐远”。他对过于前卫的创作的浮躁与表面化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中国近几十年的绘画发展状况显示,一方面传统绘画式微,对新的图画形式和材料拓展都有新的变化;一方面也出现了徒具形式、格调不高

的“创作”。在当代语境下,中国画变革出新的难点非在现代意识,而是现代意识下的图式与传统笔墨的转换。舍弃好的笔墨而不加选择地以糟粕充精华,标榜“创新”,其创作走向就很牵强。董国金对标新立异的激进派持审慎的批评态度。他强调笔墨的必要性与绘画图式的当代语境化,形成具有个人面貌的样式。

董国金认为,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传统社会里,山水画的理法要从临摹、写生、创作中来,这三者关系不可分割,互相生成,缺一不可。中国传统绘画的程式化的表意系统,与不同时代极具个性化的创作实践,形成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传统的表意符号所承载的意象塑造与笔墨建构,所呈现出的丰富性与个性化,都是在对过去书画名家的创作实例和创作思想进行熟稔思考及借鉴的基础上进行的。对笔墨的自我个性化的淬炼都是在反复临摹古迹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与自我心性相契从而形成个性化的笔墨营构。当然这种笔情墨趣是在书法深厚的功力基础上进行绘画性的个性外拓,从而形成逐渐成熟的个人表意系统及架构。在临摹中体味山水意象随历史的流变发生的变化,山水由原先的意境的塑造,逐渐走向以笔墨为主体的架构和组织方式,演变为“脱略形似”的单一的以笔墨为主体的审美写意化的转变。审美由山体的体量的意趣塑造转向轻形体、重笔墨的形式塑造。董国金在不间断的梳理中,逐渐生成个

文话西游

树欲静而风不止

◎文小姐

孙悟空等师徒四人西行遇到火焰山阻隔,去芭蕉洞向铁扇公主借芭蕉扇,按说,悟空也知道,因为红孩儿的事,取经团队与昔日的把兄弟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结下了梁子,你把人家孩子交给观音收了,失去了自由,人家当父母的痛恨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次又是有求于人家,“借”嘛,就是求人家的事。

可一借二借不成,孙悟空就做得不厚道了,先是变了个蟪蛄虫,跑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胡搅活一通,逼迫人家借扇。这就有点不赖或是恶霸下黑手的感觉。人家经不住你这一折腾,借了。但人家留了个心眼,借了个假的,火越扇越大。

借扇熄灭火焰,这火焰何来?原是孙悟空自己放的火。原来此处本来是没有山的,孙悟空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被擒了,交于老君惩处,老君将悟空安于八卦炉内,锻炼之后开鼎,被悟空蹬倒丹炉,落下了几个砖到人间,内有余火,便化作了火焰山。悟空就是太不厚道了,你自己作的孽,又是为自己的事业而要灭火,而且还搞得人家母子不得团聚,从哪个角度讲,你借人家的扇子,都应该好言相求、赔礼道歉,求得人家的宽恕而借于你。

可悟空不是这样做的,第一次通过卑鄙手法骗了铁扇公主借扇不成后,又去找牛魔王,赶打人家的情人玉面公主,跟人家打打斗斗,后来又变做人家的模样,骑着人家的金睛兽,到铁扇公主处,与嫂子挨挨擦擦,搭搭拈拈,携手俏语温存,并肩低声俯就。“朋友妻,不可欺。”这个悟空,沾了人家媳妇的便宜,又第二次骗取了扇子。正如牛魔王斥责的一样:“你哄人妻女真该死,告到官司有罪殃!”孙悟空,你不占理啊!

牛魔王也不是善茬,通过一番计谋又收回了

山水情

俯瞰秦岭

◎赵修昌

时近岁末,又要远赴重庆出差。劳师远征,意兴阑珊。飞机于下午两点半从青岛起飞,从中掠过济南,郑州,再从西安向重庆进发。有幸坐在了飞机右舷窗侧,又有幸在起飞后昏昏沉沉了一个多小时后准时清醒了过来,窗外是风华绝伦的秦岭,横亘在苍茫的大地上。

人们常说,幸运就是你在恰当的时间遇到恰当的人或事,而你恰恰又做了恰当的选择。初冬的午后,能机缘巧合地飞过秦岭上空,而天空恰恰晴朗,阳光恰恰明媚而不热烈,大地经历严寒后正在升温而水汽蒸腾。没有早一点,也没有晚一点,真是太幸运了吧。这是我飞抵重庆良久后的感受,因为当时的我已无暇分心,入目的万千景象,十足震撼了我。那一刻,我早已化作飞鸟,溶入了这瑰丽,这壮阔,这言不及叙的美景中。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氤氲中黯淡的影子。是山?是云?还是雾?未等我穷其真相,一幅博大隽永的画面在我面前次第铺开。清晰了,清晰了,山影化作了层层叠叠的幕帐,近的幕帐又化作了实体,那是俯卧在大地母亲身上的赤子,黝黑的脊背,舒展的四肢。那光影交叠下的沟壑,是遒劲的肌肉,是柔美的发须,是衣袍的褶皱;最高的山坡,是那不屈的脊梁!成群作伴的赤子,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在躬身耕耘,在奋力前行!那山顶的残雪是他们汗渍的结晶,在阳光下圣洁闪耀;山间的溪流是他们辛劳的汗水,日夜不息;山坳的水沟,如明镜般沉静,可是在抚慰他铮铮铁骨下思

人化的山水图式塑造。这种图式既是一种图像修辞方式的外化,同时也是水墨形式的载体。同时他也在思考中国山水画从南宋以后,以干的、线性的、垂直的为组织方式的山水画风格的局限及其破局的可能性。

董国金深谙写生的重要性。写生既是对传统创作理法理解的途径,也是重新思考传统、形成个人绘画语言的必由之路。其实每个时代对写生的态度都是对世界怎么看的基本的哲学观念的一种折射。在写生中对自然的取舍、剪裁、概括、构图,在有意与无意间作出选择,都是创作者所形成的构图意识与笔墨观的体现,形式的运用和笔墨色彩意韵的表达都是作者的心性使然,都是对个人理法的逐渐呈现。董国金把对宇宙人生的体悟放在生命本体之中,在对自然万物的观照中,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融为一体。这是董国金写生的精神旨归,也是中国传统绘画虽然程式化,但又异彩纷呈的深层原因。

对临摹与写生的论述基本包含了董国金绘画美学的总体方向,正是他对传统的不断回视与重塑,构成了他现有的艺术理想与面貌。他近期的山水创作以清雅劲健的水墨山水为主,也有清雅脱俗的青绿巨幛,有泼墨后即兴进行笔墨形式重组的实验山水,亦有工谨细腻的工笔山水。无论是哪种形式,都跳跃着他对传统另一种审视投降的悸动,也是他朝向山水画现代性的尝试又近了一步。



万花筒

家乡的河

◎周合作

在我的家乡徂徕山脚下有一条小河,对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庄来说,它就是母亲河。它的源头是山脚下的一泓泉水,因它位于村子的西北方向,村里人都叫它“西北泉子”。泉水悄无声息地溢出来,沿着弯弯曲曲的山沟顺势而下,继而从村西流到村南,把整个村围了大半圈。听老人们讲,我们的祖先从远方逃荒到了这里,口渴难耐,掬了这条河的水来喝,觉得甘甜入颊,又看到这个地方依山傍水,便决定留下来。他们在河边搭起小屋,开荒种田,繁衍生息了十几代,一直到了今天。

2000年的暑假,我带着五岁的儿子踏上了回家的路。汽车在笔直宽阔的高速公路上飞奔,两旁的红花绿树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与之一一起远离的还有城市的喧嚣与躁动。参加工作、结婚、抚养小孩……一眨眼已经八年没有回家了,当汽车最终沿着柏油路在村口停稳时,我便回到了期待已久的老家。母亲站在村口,把我和孩子迎进家。她抱起孩子,没有和我说话很多话,就像我从来没有远离过。

回到家里,我还没有来得及喝口水,儿子就拽着我着急地喊:“爸,快,带我到小河边去捉蝌蚪、掏鸟窝……”

我带着儿子来到小河边,一看,小河要比我记忆中颜色更深些,河的两岸因为水位时升时落露出层层岩石纹理,大小不一的鹅卵石被泛着白光的河水包裹着,也在缓缓向前移动。两岸的杨柳柳树早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红瓦白墙的大房子;几只鸭子在水滨踱来踱去。

“爸爸,这就是你给我讲的小河吗?你说的大柳树在哪儿?”儿子的追问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时光倒流,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春天的时候,我和小伙伴沐浴在泛着青草味的春风中,欢呼着奔跑;高兴了还会下河捉几只蝌蚪或小鱼,拿回家养起来;有时爬上柳树,折几枝柔软的枝条编个小帽,拧一支小哨,哼着不知名的小曲,蹦蹦跳跳地回家……河边有撒欢的羊儿,树上有粗糙的鸟窝,河滩上则隐藏着黄鳝,谁能抓住黄鳝那晚上就可以喝黄鳝汤解馋了。

“爸爸,快给我抓几只蝌蚪,看它有几只尾

巴!”我不忍让儿子纯洁的心灵失望,费了好大工夫,才捉了两只蝌蚪。儿子望着瓶子里游来游去的小蝌蚪,问我:“你不是说小河里的蝌蚪像黑色的蜘蛛网吗?为什么只有这两个?”看着河对岸上不远处冒着浓烟的焦化工厂,我违心地回答:“儿子,今天小蝌蚪都去找妈妈了,我们下次再来找,好吗?”

哦,我不知道自己的回答留给儿子的是什么。小河,你的美丽,难道只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吗?

今年暑假,我带着六岁的二儿子,又回到了家乡。沿着熟悉的小路,闻着庄稼特有的清香,望着葱翠的徂徕山,我竟有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儿子不停地问:“快到了吗?”车正好走到小河边,我就停下了车。孩子指着河边一个大牌子说:“爸爸,我认识这上边的好几个字,一个读‘山’,还有一个读‘水’。”我说:“对,上面写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乡亲们寒暄之后,我带儿子来到桥上,昔日残破的石板桥已修葺一新,桥两边砌着石栏,石栏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河岸两边用石块砌起堤坝来,岸上种着许多杨树、柳树……树荫倒映在清水中,随波荡漾。

儿子问:“爸爸,你不是说回来给我捉几只小鱼,放到我家新买的水族箱里吗?”我满口答应:“行!”

于是,我拿来小鱼网来到小河边,小河静静地看着我,似乎等了很久很久。“儿子,这是小鲫鱼、小泥鳅,那儿还有一群群的小草鱼呢!”我捞了几只小鲫鱼,放在瓶子里。这时,两只白鹭从空中缓缓地落在不远处。儿子又问:“爸爸,这是什么鸟,这么大?”我说:“这是我给你讲的爸爸小时候常见的大鸟——白鹭啊!”“爸爸,白鹭来干什么?”我说:“它饿了,要在这里吃饭呢!”“这里是它的家吗?”“是的,这小河就是白鹭的家。”这时,我指着瓶子里的鱼儿说:“小河也是小鱼儿的家啊!”孩子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但又有些困惑。我笑着说:“孩子,既然小河是鱼儿的家,我们能不能让小鱼儿回家呢?”“行!”孩子高兴地回答。

小鱼似乎听懂了我们的话,我把瓶子一倾它们就跳进水里游走了。我说:“孩子,我们也该回我们的家了。”说着,我们朝着家的方向走去。